  猎心（十一）+ p3 p& E) [0 A# q- Q+ s. C9 Z  
3 h) S! W, W! B1 k  
　　烟丝在火红之中散发炙热，奉献出最后一丝能量，屏住呼吸的神经紊乱变得不可控制。正在播放的视频画面让盯了许久的神色涌出雀跃，困扰许久的谜团不再神秘，在灯光大亮那刻，李忠国忽又露出了疑惑。  
  
　　画面内那个游走于各色男人怀抱的陌生女人与监视多日的萧晚秋极为亲密，很难让人想到她们没有半点关系。黄江市内几次“尸变”与陌生女人脱不了关系，而萧晚秋又与其关系匪浅，恐怕这位现今的刑警队长就是真正的幕后操控了。# {\* l1 ?) S9 c# d9 w4 m9 \_  
3 p8 r) D+ F# g  
　　“糟了！”神情不由变得凝重，李忠国想到这些日子筱田种男俩人好像在寻找方宏茂，从最后一次联系推测，他们貌似找到了目的地，说不定已经交手起来。  
9 Q+ U. c9 i\* Y; b5 e8 P- ]) x  
　　不敢耽误时间，拿起播放设备，小心翼翼放在跟随的俩个下属之一手中，“黄江市这摊污水已经到了关起闸门清理污秽的时刻，其中关系厉害你们应该很清楚，我们是中央委派，他们是地方掌握生杀大权的掌控者，为避免鱼死网破，你们两人分别把它们送到朱书记以及京城首长那。”  
  
　　李忠国语重交代并没有打消俩个从京城跟随而来的伙伴或者说工作岗位上的下属疑虑，“头，你是说朱书记有可能和他们一丘之貉？这...这不太可能吧，他可是中央头号首长委派的直辖市一把手啊！”3 c5 C6 ?  h  N1 m# \2 D2 @\* z' O  
! H3 [\* k+ H# H$ X5 o\* t6 I2 W3 b6 r  
　　“没有什么不可能，黄江市这摊水已经污秽不成样子了，如果发生万一被他们反咬一口，到时我们会尸骨无存！”冷色穿回脱掉的外套，李忠国快步走出房间，回头再三叮嘱，“尽快备份监控画面，你们分别行动。”  
3 O7 i9 \; X4 e) W) \  
　　第一时间联系盯梢筱田种男俩人的下属，得知他们已经摸进方宏茂最后一处住址，李忠国跑出警局。  
  
　　推开铁质大门，静悄大院让人怀疑有没有弄错地址，惹来不必要麻烦对于他们寻找方宏茂极为不利。筱田种男发愣了小会，望着伴随而来的艾贝有点不知所措，“李忠国该不会欺骗我们吧？”紧握的拳头寻不到发泄，倘若真是欺骗，回去他一定不会放过那个拍胸脯保证的家伙。  S' |; c/ V' O% ?  {$ T9 N  
  
　　熟悉的面孔映入瞳孔久久不能忘却，朝夕相伴三十多年的一切宛如昨日，艾贝盯着别墅二楼露天玻璃窗内那道赤裸的身形咬牙切齿，“我们没有找错地方！”  
  
　　“什么？”筱田种男迟疑顺着站立在院内草地上艾贝目光望去，果然发现了那道赤裸身影，“她就是你原来的身体吗？”回想她与萧晚秋只有一面之缘，今天若非指引，很难把不远处那不知廉耻的女人联想到方宏茂身上。\* ~" I/ S+ G5 V' ^5 o. {; `  
/ c\* g( d1 T9 J; J# Y  
　　玻璃窗内萧晚秋同样盯着院内不速之客，短暂时间没有记起这俩人何时与她相识，在一楼大厅只顾驰骋享受春色感受到一丝凉意，故来到二楼卧室寻合适的衣物，隐约听到院门声响，便瞧到了进入的俩个陌生面孔。  
4 X3 N& b- K1 N  
　　随意披上一件颇有情趣的薄纱衣，穿着软绵拖鞋款款走下，迎面而来的是俩张怒气冲天的面孔，喊住仍门户大开的赵曦雨，静静凝视欲把她大卸八块的发泄情绪。9 K% \_- {) n$ v7 Q\* T! H& w6 P  
7 I, v) Q8 e0 n  
　　“方宏茂，你夺了老娘的身体，败坏老娘名声，今日说什么也得把你给绳之於法了！”; b. G% b  w8 ^5 A5 q  
6 G" T# |0 v4 }# d  
　　率先出声的艾贝挥舞拳头呼啸而去，仇人见面哪里容许过多言语，身旁筱田种男会意涌动身体，俩人包抄想要在见面之间，拿下这个给他们造成无法治愈伤痛的罪魁祸首。8 I! W' G$ n$ V% F5 w- k  
  
　　狼狈滚动身体，又大声吩咐赵曦雨限制俩人之一行动，萧晚秋顾不上凉意地板，一连往前翻动才堪堪避开俩人攻击。) G+ n' R. E3 }! a4 C" i% S  
( w+ t, N4 `4 H. F" @1 h  
　　“你们是？”一时记不起对她攻击的俩人真实身份，萧晚秋记得陌生女人曾说过一句夺走她身体之言，恍然笑道，“难道你们是筱田种男和那个泰国人妖？”( }2 a8 N' R3 p& q4 B  
  
　　“人妖？”艾贝洁白的脸颊涌出狠色，“这都拜你所赐！”1 y  p8 p- q( h/ Y. U+ l# g" ?" f  
  
　　筱田种男见艾贝停下攻击，身体迟楞在原地，没好脸色对着萧晚秋说道：“你最好能交换回我们的身体，否着等待你的是无尽牢狱！”  
  
　　没有直接应允，萧晚秋深知如今的她根本没有交换身体的手段，“你不是很想知道你亲人的消息吗，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便是。”目光落到拉住艾贝手臂的赵曦雨，玩味之色让人寻味。; g6 N  c! z5 o  {. c  
  
　　“亲人？”3 E- f) D6 d$ y! ]2 d: M  
  
　　阴晴难缺的脸蛋瞧了又瞧，赵曦雨看不出面前俩人有谁是朝夕希冀相见的至亲。  
- O( C5 e4 V& \" J( B0 y2 m  
　　筱田种男与艾贝同样莫名其妙，他们可是在等待萧晚秋能不能换回身体的答复，没曾会折腾出这样一个答非所问。4 V- F: m2 o( n( D: q% x  
  
　　“看不出来吗？也难怪你看不出，要不是我对筱田种男和那个泰国人妖有着深刻印象也分辨不出。”  
( c3 \5 {" Z9 W) T0 y; Y  
　　似笑非笑调侃的萧晚秋紧了紧薄纱衣，“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现在的筱田种男便是以前的沈家二小姐沈靖薇！”  
  
　　不敢置信望着陌生男人面孔，赵曦雨紧张往后退了几步，想到如今她身份大变又....又赤身裸体，双腿深处还落着可耻的污秽之物，不敢相认也无法相信所言为实。  
8 b& V$ Y2 ?+ D4 p  
　　“不....不，这不是真的....你是在骗我！”  
  
　　摇头否认萧晚秋之言，退却的身体胡乱抓起落地衣物，赵曦雨闭着双眸，如果还有着真实的感官流露，此刻她早已声泪如雨。\* `# G7 z) s; B3 k1 T  
$ k, `) Y4 I6 O: n7 l  
　　萧晚秋冷哼，“你是在否认主人我的话吗？作为一个奴仆胆敢质疑主人，你应该受到惩罚！现在你要像母狗一样趴在地上，翘起你那下流的双臀不停摇晃，一口一个主人我好想被操，好想奶子被捏爆！”9 D7 l7 t& F. M9 j# O: }  
% ?\* O; N7 o3 F/ |  
　　下达的命令如指令一样很快起效，赵曦雨那唯一一丝本能荡然无存，她知道没有反抗的资本，脑海内的那块芯片不会给她半点机会。9 \  i\* B6 b8 [, j( B/ W1 L/ F0 m  
  x7 y' S; x  h) p! K  
　　老老实实如母狗一样趴在地面翘起双臀摇晃，赵曦雨指尖没入双腿深处的缝隙挑逗，躬身发出享受声音，“主....主人，我好想被操啊，好想被你捏爆奶子啊。”- @5 p, \4 a) c2 h\* U  
  
　　下流举动完全没有半点作为一个人的廉耻之心，仅仅一言，这个萧晚秋嘴中的奴仆恭顺照办，筱田种男与艾贝一时竟惊讶不出话。- s$ d0 K, J$ V) I\* U# J. O8 j8 j% p  
  
　　得意眼前这个听话的奴仆，萧晚秋干脆把赵曦雨真实身份也一并说了出来，现在的她很想知道筱田种男在得知面前这个如母狗一样的女人是其亲姐之后，他会不会当场疯掉。  
\* ^  {/ U7 D, N\* D) B  
　　没任何理由相信没有半点证据之下，那个趴地女人便是亲姐沈靖雪，筱田种男很想嗤之以鼻，冷哼只觉萧晚秋是在拖延时间，支会身旁艾贝大有再来一次包抄之意，却在赵曦雨那句隐晦之言中停止了举动。9 e' G$ ^0 X3 A( d4 u+ O  
. o$ @\* ?  Z) E. ^5 Z, d  
　　沈靖雪与沈靖薇俩姐妹如今的亲母并非亲生，而是他们生母生前的亲姐妹，当年父亲与母亲被歹徒绑架，母亲拼死掩护惨死于歹徒手中，作为母亲双胞胎姐姐的大姨在病床前照顾父亲，又来回安抚照料她们姐妹，最终与父亲走在一起。  
  
　　掩藏在心底的秘密只有她们一家四口知晓，便是那个远在国外留学的同父异母弟弟也不曾得知，如今从如母狗一般的女人嘴中说出，筱田种男激动上前控制住那荒唐的动作。1 Y, g1 m( Q( d# u; D$ ~- ]% Z  
\* O; t" D2 }# j7 l9 J2 q5 J9 C  
　　“她...她真是你的姐姐沈靖雪？”4 `/ \0 K- ~( j# \_6 o' P$ q0 j  
  
　　艾贝上前帮忙控制着，小心谨慎询问。  
  
　　筱田种男含泪点头，现在的他只想亲姐平安，抬头大声怒喝，“方宏茂，你到底对我姐做了什么？”& R$ e8 z\* b- F' g9 @, B  
  
　　“做了什么？”萧晚秋得逞又有些失望，没有瞧到筱田种男疯掉实在遗憾，独自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红酒，“怪只能怪在泰国那次变故了。”长长一叹，不由想起向往的计划中途失败，白白浪费掉多年努力。  
$ t) R, L) ^- F! h\* a# i" i  
　　突兀的拍掌之音从门外涌入，一身着宽松卫衣的男人走了进来，看不清面孔，好像有意压低了帽子，听口音有些不像地道的中国人，大厅内几人目光纷纷落向。% D7 p9 d2 j6 ~8 {4 i- W  
  
　　“实在忍不住打搅了你们狗咬狗，一想到你们今天都得死在我手上，我就全身兴奋起来。”! T$ L# H: M: y! e$ V  
  
　　冒着寒光的枪管从衣物怀中摸出，男人在出现便目光死死盯住了在场五人。1 D5 P/ Y2 d6 v' l: |# a6 B! ?3 D  
8 S0 u% S1 |+ c) C0 U/ ?+ ?  
　　萧晚秋不慌地冷笑，“你终于来了，不枉等了你一个多星期！”  
  
　　男人惊讶瞧了萧晚秋几眼，“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胸有成竹还是强装镇定，死到临头能有你这般表现，确实让人钦佩。”  
  
　　“怎么？你觉得我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听？”  
  
　　面对生死只在一瞬间的萧晚秋没有半点害怕，在筱田种男与艾贝眼中，她好像有着不知是坦然明对风险的勇气，还是如男人所言那般故作镇定。  
  
　　男人没有否认，萧晚秋的镇定实在出人意料，他想过这几人临死之前的反抗，也想过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画面，“我知道你想拖延时间，是想警察在你们临死之前赶到对吧？”  
% o  p  g9 a% M( \_8 @- t  
　　萧晚秋哼着声摇了摇头，“难道你就不好奇我为何会知道你会来吗？”6 w$ z- H0 j0 O7 U0 J# {  
  
　　男人笑着回应，“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可以允许你在死之前说出你的用意。”  
  
　　仍是那杯红酒，萧晚秋摇晃着杯脚，轻轻抿嘴，“我一直想知道奇沈家大小姐在从昆明回黄江市那段时间，她怎么就遭受到了歹徒攻击，又不明白沈家二小姐很突然死在车内，这一切看似没有关联，在外人看来好像是沈家得罪了某人，但沈家二小姐长期呆在部队，如果真是得罪了某个大人物，恐怕在部队里就会发生意外。”5 N8 d& T3 }" ]  J2 t  
  
　　“我曾把沈家姐妹相继受到迫害的事情联系起来，发现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大半年前那次香格里拉变故之后，都是发生在她们用着新身份回到国内这段时间，大人物不会单独挑沈家俩个女儿下手，何况沈家那个独子最近刚回国不久，也没听说遭受到什么袭击。这就很有趣了，不是针对沈家而是针对沈家姐妹，我很难想象你究竟与斯蒂芬有什么关系。”  
  
　　喝尽杯中红酒，沉静的平稳突然打破，萧晚秋为了找出幕后凶手不惜以身试险，现在真凶出现，就要考虑到该如何替死掉的儿子报仇了。  
  
　　赞许的掌声不绝于耳，男人掏出埋藏在怀里的劣制猎枪，“你很聪明，竟能想到我与斯蒂芬有关系，可惜我不能说出我的秘密，等你到了黄泉再亲自问他吧！”锈迹斑斑的枪口对着近在咫尺的萧晚秋，在筱田种男与艾贝失色之中枪声大作。. q1 \_\* K  E( ~1 A  
  
　　猩红的炙热溅到不远的筱田种男俩人，萧晚秋也不好受，她距离男人最近，干净的脸蛋尽是血意，甚至那薄纱衣上也沾有不少。  
  
　　本能匍匐的萧晚秋没有瞧到身上有任何伤口，也感受不出有任何异样，与筱田种男和艾贝不同，他们原本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刑警和特警，只是银行职员出生的她差点当场失控喊出。  
  
　　惊魂未定的筱田种男与艾贝优先于没有经历过的萧晚秋缓神，俩人几乎异口同声长叹男人没有直接干掉这个罪魁祸首，反倒身体软软躺在了地上，随着大量警察涌入，站在面前的是李忠国手持手枪的画面。  
$ P9 r( T/ ?, l" \_  ?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李忠国松了口气，没有他率先开枪，眼下趟地的一定是筱田种男等人。紧绷的神经缓缓放松，身后大量警察荷枪实弹对准了大厅内的萧晚秋。  
  
　　“艾贝，我的女儿你没事吧？”  
  
　　惊慌失色的赛莱最后出现在众人面前，望着满地血腥和不远处沾有血迹的艾贝俩人，发现他们只是惊魂一场，放下了悬着的心。$ i  X- y- A- I6 I( B& m/ }  
  
　　趟地的男人好像还有一口气，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无力趴在地面发出微弱声响，“赛....赛莱，没想到...我...会在临死前看到....我心爱的女人。”  
' S( w6 z; y: r8 L0 \_/ ~% N. e6 b  
　　心神刚放松的赛莱好似也听到了熟悉的男人之音，这道嗓音是埋藏在内心深处长达十多年的苦楚，“是你吗，啊图。”浑然不顾众人异样目光，吃力扶起没了气力的男人。9 u3 E  h0 g# }$ M& D" E& w  
  
　　赛莱摘下帽子底下那块用卡通人物头像盖住的脸，一张腐烂到能瞧到骨头的脸颊映入眼帘，她瞧不出这是丈夫那张英俊的脸颊，只知道这些年她一直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 P8 i6 T2 L- D' i  `  u  
  
　　“我...视史蒂芬...为恩师，他...却把我当成...小白鼠...”  o' J1 }4 i6 \) `6 O- T2 H\* K  
2 C& M; ?/ ^( k6 d( c" M  
　　搀扶身躯再也没了生机，欲要抚摸爱人脸颊的手缓缓落在地面，赛莱撕心裂肺耸动没有知觉的身体，纵使明知不可能却有意，直到无力的声泪如雨。  
5 j4 j! J2 r2 d. g2 y6 Y2 l  
　　李忠国看不得这般生离死别，打着招呼让几个警察把赛莱搀扶出门，连带着男人尸体也抬出，简单清理现场，当即拿出了逮捕令，“萧晚秋我现在奉命逮捕于你，你有权保持沉默，等到了法庭上你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 m0 m( Y4 v4 A3 s5 t; M  
　　简单的例行公事说完，李忠国招呼几个警察要对萧晚秋进行逮捕行动，手铐还未落到身上，可笑的无视之音从她嘴中冒出。  
. o- d& F8 w7 i6 j6 m: T% [! @  
　　“死到临头还故作大笑！我看你下半生就不想出来了，弄不好来个枪毙可谓大快人心！”  
( u1 E& o$ w4 X' P4 s6 g' ?; {  
　　李忠国白眼这般可恶做作，落到萧晚秋手臂上的手铐被飞快推开。2 ~- g  j3 x- n  k  
  
　　“难道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我可不是待宰的羔羊，人言狡兔三窟何况我经营多年，怎会没有防范于未来的手段呢？”  
8 F( b\* f2 r  M\* S5 J! d  
　　萧晚秋飞速往后挪动距离，喊向被控制住行动的赵曦雨，“停止你母狗一样的行为，现在只要我受到半点波及，你体内藏有的病毒全部释放，我要让整个黄江市二千多万人替我陪葬！”\* I. V) F4 B4 L4 z$ i/ f\* A. N" p  
6 g- h+ L/ t% V; C: S. h& i  
　　无耻的行为当即变成随时释放体内病毒模式，赵曦雨不受控制紧绷着身体，脑海上那块芯片再次取代了她的思维意识。见识过病毒厉害的李忠国呵斥住警方行为，顿时陷入俩难之中。, y! G. M# g; Z; F0 \_1 |# g/ q  
/ T. j  D- q9 A  ?5 P  
　　筱田种男还想乘着萧晚秋不备来个突然袭击，也被李忠国当场呵斥住，“别伤害她，病毒一旦释放，黄江市二千多万人会受到波及，别因小失大啊！听我的，别动手好吗？”( F3 Z( c8 j8 B9 O1 X1 }  F( D8 F  
  
　　二千多万活生生的生命摆在面前，稍有闪失黄江市就会变成修罗地狱般的下场，纵使有太多不甘心，也不能拿那么多生命去做赌注。李忠国有气无力瞪眼，“你走吧。”  
/ L( W8 O1 G3 Y' x  
　　“不能这样放她离开！”! n8 Z0 m; Q2 Y" D- X  
  
　　筱田种男和艾贝不愿意白白浪费掉来之不易的机会，跳身而起直接扑向萧晚秋，可惜好几个警察拦在身前，在李忠国指示下俩人皆被控制了自由。, K2 u8 y# t0 l  
  
　　“你干什么？方宏茂就在眼前，难道就这样放他走吗？”- v4 f; T\* `; W) c3 ~3 l  
: j) {7 j5 U! S3 H: a  
　　不死心得筱田种男反抗起身，恼火瞪着李忠国。; @' g# M3 @4 r/ b8 L- g! Z. q  
3 y" @( d! Y! \_2 q  
　　“糊涂！你知道病毒的厉害吗？这段时间已经波及到数千民众了，任由你胡闹下去，整个黄江市都会被你的无知给葬送掉！”\* F( r6 t3 s2 y' O5 }8 t6 V/ e1 K8 j0 m  
8 [0 x7 {3 ]9 u! g, Q  
　　怒斥坐井观天的筱田种男不知死活，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李忠国率先退出了出路。% J3 a# Y3 W& K3 U. a  
  
　　得意洋洋领着赵曦雨走在退出的出路上，萧晚秋来到二楼胡乱寻了俩件外套，懒得再去花时间翻找底裤，穿上了一条没有内裤包裹的超短皮裤，外加一双程亮的银光丝袜，穿上同色高跟鞋，又命令赤身裸体的赵曦雨穿上衣物，俩人走出了别墅。7 l: a& ^2 L9 h$ F4 S

不依不饶的筱田种男在李忠国苦口婆心晓之以情，渐渐变得理智，可他不愿意亲姐这般一直由他人控制，在萧晚秋走出别墅大门之前，喊住了。) h# Q$ f& L0 r; p: M! I  
4 r  V0 z7 S: l) M3 e  
　　“你能放了我姐姐吗？我能替换她。”& e3 ?; \3 O6 G  
# {# H4 n3 J% Q$ K6 G: U  
　　不甘心又如何，大势之前筱田种男懂得用什么样的语气。5 C' j( m8 j  H6 G# ^  
, |4 Q$ Q6 D  {2 \  
　　艾贝见心爱之人妥协，也自告能当做替代，希望萧晚秋能放过赵曦雨。  
  
　　“你的心思我很清楚，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就算你替换你姐又如何？我还是能安然无恙离开。”$ R/ j1 Z( M. X' r  
  
　　大批量的警察早已把别墅围堵得水泄不通，萧晚秋隐隐发觉了狙击手的身影，寻思暗地里做的那些勾当已经被发觉，这般动静很可能连那些有过贿赂的关系也会自身难保。  
  
　　停下往前的步伐，萧晚秋当众要求李忠国拿出手机，随着她随身所带的手机与李忠国手机联通视屏，又把手机交给了冷漠无情的赵曦雨手中，“你我一直保持视屏联系，十秒内没有发现我的身影或我受到他人攻击，立即释放全部病毒！”命令指令下达，又冷漠看向筱田种男，“如你所愿了，现在你就老老实实跟在我身后吧。”# ]- n8 I2 S% V  
  
　　艾贝瞧到筱田种男默不吭声跟着萧晚秋，她也不顾一种警察阻拦，随着身后缓缓跟了上去。  
" O4 H9 E  \0 x: R) I% a4 J- P  
　　空气一下安静到了极点，目视三人身影消失眼帘，李忠国饶有所思拉过身旁一个刑警，“你去安排一下，最快时间开一辆带有强力磁铁的车过来，不要问什么，我只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争取时间。”8 e! a2 |) M% k, ~$ Q% y  
  
　　刑警默不吭声点头，轻声退到人群中，不一会身影消失不见。1 |$ U0 q9 f/ p0 q  
' u4 e3 \2 o' V5 ?/ x0 |  
　　最近的港口离住址有十多分钟车程，萧晚秋三人坐上准备妥当的小车飞快行驶在高速路面，处于后座的筱田种男和艾贝凝望车窗外消失的街道，好几次冲突都在那句释放病毒之下，被强有力的压了下去。  
  
　　港口深处停着一架不起眼的小型快艇，在萧晚秋吆喝下，三人相继落座，开动马达，调到最大功率，小艇如箭一般消失在港口。# C1 {8 n# F) F9 x, {  q, s& H; U4 U  
0 \_% Z7 b7 G% \_6 }, I  
　　李忠国没想到弄一辆带有强力磁性的车会有这般困难，足足等了大半小时，才看到人群退开的距离中那辆缓缓开来的改装小车。  
  
　　来不及责怪慢吞吞举动，夺过小车控制权，按下强力磁铁开关，肉眼可见赵曦雨身体软了下去。  
  E0 y\* ^& @0 g9 k5 s0 v! W5 W6 b& x  
　　“靖薇...是姐姐对不起你啊....”  
: c/ i+ F, @. K3 k; @" N% a7 h  
　　芯片遭到磁铁干扰，处于压制的意识涌出，再也不受控制泪如晶莹。  
+ o( |1 B& g5 h2 s! \1 R" p  Y  
　　大半小时驰骋的快艇仍在往前飞快前行，隐隐瞧到不远处那触目可及的大船，忽得手机内冒出李忠国那句得手的言语，绷紧神经的筱田种男与艾贝迫不及待围了上去。  
) `  A! K7 ^% e# g\* i  
　　挥舞的手臂没几个来回变得好像提不起半点力气，在萧晚秋躲避这段时间，大船上几个狙击手对准俩人打出好几次麻痹弹药。0 a1 B7 c$ u! }  |  
  
　　“我早就说过你的心思我很清楚，现在看来你一如既往的愚蠢，比起你那聪慧的姐姐，你爸没有把沈家大权给你是很明智的选择。”  
  
　　凝望躺在快艇内的俩人，萧晚秋冷眉微凑，现在他们已经来到公海，中国警方对她没有办法进行逮捕，以后异国他乡再造梦想也不无可能。4 \_; S7 W4 X- T+ j/ e% i  
/ E9 j\* U7 o. K, E  
　　大船上一伙全副武装的男人警惕四周，顺着爬梯来到甲板，萧晚秋发现那张熟悉不已的面孔，客气打上招呼，“丧坤老弟，许久不见，你仍精彩如旧啊！”% }( t  L! i6 X# q5 s+ K  Q  
9 ^( P) B( C\* s0 H: k  
　　戴着墨镜的丧坤有点不相信面前的漂亮女人竟是相处很久的方宏茂，打了个冷颤，“我还是不习惯你这副漂亮脸蛋，好好的大男人不做，为何要做那让人骑，让人操的女人呢？”( a\* b: |2 H& n. q  
  
　　沙哑且洪亮的声音让萧晚秋好似回到了当初他们初次见面那刻，“形势所逼而已，与男人打交道还是漂亮的女人有用些。”  
  
　　丧坤“哦”了声，仔细瞧了几眼面前漂亮脸蛋，“想必你很沉迷那些男人在你胯下驰骋的滋味吧。”0 Q' E: c' x9 p, }- G  
: l" U7 q7 k( j7 L7 p$ e3 L+ s  
　　萧晚秋水汪汪的美眸勾魂一般注视着丧坤，“老弟你说笑了，老哥我当女人这段时间没几个男人能得到肉体上的满足，除了这副身体的原本丈夫，老哥我可是守身如玉。”) Z5 Y+ i  F9 W. G/ }! r2 P9 v  
  
　　“我没想到你会说守身如玉，女人就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男人往往会受不了她们的勾引，作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0 p4 D2 X3 A% D+ X  
, O4 s5 N+ N; ]# l( ^$ h  
　　丧坤象征性与萧晚秋来了个拥抱，礼毕，又朝着不远甲板上空的直升飞机招动手臂。  
& N) S. {# L4 m  F! W# d' a3 H  
　　萧晚秋娇媚笑了笑，轻柔靠近挥动手臂的丧坤，“如今的我远比你年轻，不如以后我就以妹妹相称，要是哥哥你喜欢，萧妹妹我也会让你得到满足得呀。”  
5 o0 V/ T  ]! p7 ~" r6 N( {  
　　嗲声的魅语使得丧坤差点跳身挪开距离，他没想到这个方宏茂当女人上了瘾，现在还勾引他起来了。! c6 ~0 F( ?. d7 v  
  
　　“要玩老子也得玩真真的女人！”  
3 e/ {  S+ u. n- @1 o# c/ I  
　　吩咐一众下属扛着昏迷不醒的筱田种男与艾贝走向直升飞机，丧坤下意识又挪开几段距离。  
4 c: W( p# i4 e$ w7 z# \_  
　　“人家现在可是货真价实的女人啊，奶子又大又挺，下面骚逼又颇多流水，一定会让坤哥哥你得到满足得。”  
) B2 S, X2 D\* N% c6 z! ]8 ^4 a+ y" O  
　　风骚一样扭动身姿，萧晚秋眉眼如秋不停对着丧坤放电。4 @8 ~' m% M" z: n  
  
　　“你这个玩笑可不好笑，你要想玩男人，芭提雅那有许多。”  
2 a/ G) J; A3 n4 I  
　　头也不回走上直升飞机，强忍着恶心的丧坤坐在了座位上闭目养神。  
8 [# ^: k6 u3 |  
　　萧晚秋昂首挺胸有意卖弄胸前的资本，扭着学来的猫步，款款走向直升飞机，“切，一个玩笑都消受不起，活该你这些年来一直没老婆。”挽着双臂冷冷坐上座位，和丧坤一样闭眼养神起来。  
  
　　安抚好情绪波动的赵曦雨，李忠国从海关方面得到了消息，筱田种男等人已经到了公海，如果采取抓捕行动，最直接且最有用的是联系船只所在归属国，但联系船只归属要时间去确认，弄不好他们乘着这段时间已经逃之夭夭了。% ]7 e$ @% L8 N, A  
  
　　“李队，要不你向上面申请一下，直接让部队一炮轰掉得了，反正长痛不如短痛，牺牲几个人却带来长久平安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啊。”  
% x- n' w, `4 r4 a  
　　身旁一知晓李忠国底细的刑警附耳小声细说。  
  
　　“扯淡，如你这样的东西，一个小小刑警已经是封顶了，没有半点谋划和慈悲，你怎么不说让航空母舰去直接碾压得了？”  
  
　　没好气白眼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小刑警，李忠国拨通了京城首长电话。  
  
　　铺天盖地的训斥让李忠国抬不起头回应，电话内首长发泄着心中不满，“你小子可别异想天开让部队去炮击，这样只会给国家丢脸！也别想国家给你更多的支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那你就呆在黄江市别回来了！”& }9 c: L# p( o9 V( q' H3 M5 C  
# D- t% d! v& j$ P4 z\* \_  
　　“别呀首长，我可没说炮击也没想到那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住了病毒源头，接下来我只希望首长您来黄江市安抚一下民心而已。”  
  
　　脸黑等着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个小小刑警，中央首长怎么会想到那个家伙的想法。  
! T7 g2 q) S2 H/ k9 `  
　　“是这样啊，我了解了，我已经向一号首长汇报了你们的进展，你让人带回来的监控画面很及时，一号首长让我表扬你，但你不能骄傲不能自满，我会安排一号首长前去黄江市巡视的行程。”- L! F\* Y! t, O6 y, x/ O  
, K& U$ }# z/ u8 P) c; Z4 m# o  
　　电话那边的首长语气变得软和了些，同意了李忠国说法。1 y% |. ^) S" }  
9 H% @. T  W' ~$ \_. f$ u  
　　“那好，您保证身体，我就先挂了。”+ @2 M. H0 ^' K. k2 T  
  
　　得到满意答复，李忠国挂断电话，下令收队，随着令声下达，浩浩荡荡的警察在有序之中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闹得满城风雨类似于电影游戏桥段的“生化危机”在半个月之后的一号首长到达黄江市，居民的情绪得到安抚，而那些涉及到贪腐问题的大小黄江市官员相继落马。4 ~8 f5 R4 E  b- q% v7 z: g  
- S& d! K9 }8 k+ I# H5 w& N  
　　一个月的大清洗，新上任的大小黄江市官员来到新岗位，让浑浊的黄江市这摊水变得清澈起来，至少在短暂时间内很难再次出现如先前一样的巨贪大贪。4 s3 {) g  s. a  M  
  
　　人言官商勾结祸国殃民，处理了贪官，那些行贿的商人企业也必须得到相应处理，随着俩三月时间过去，黄江市变成了一座还算得上政治清明行商有条不紊的城市，至少明面上是这个模样。& f- r% w& ]8 z0 Q" e) l$ A, m  
  
　　秋去冬来，白雪皑皑深处融化的生命精华滋润大地，当暖风吹拂，京城的飞机落在黄江市机场，李忠国风尘仆仆坐上了前来相迎的小车。- m2 R6 X  [2 \5 }3 [8 w  L+ X  
  
　　半年时间了，这是李忠国调回京城后第一次回来。  
( o9 s  C$ m6 X' \_. }  
　　沈家新建建设的地下实验市内，对着仪器表做记录的赛莱神色不时落在躺在仪器内的沈家大小姐沈靖雪，近半年时间研究的她仍没有吃透赵曦雨身体内芯片压制意识的手段。  
  
　　这已经是第一百次实验了，从李忠国找到那个假冒沈家大小姐到现在，一心投入到芯片研究之中，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上一觉了。仪器舱旁是早已放弃的赵曦雨那副半机械改造而成的人工女体，女体大脑深处的一切早已被清除一切。4 z( m3 I% H  W: X2 [  
! Q8 t: E0 c2 l  
　　轻轻抚摸拥有着与真实人类一样的肌肤触感，赛莱感叹这个史蒂夫还真是技术高超，若给以足够时间，鬼知道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之事。懒懒伸腰走到咖啡机前，搅拌着不算浓烈的液体，歪斜躺在靠椅之上，半闭着眼，迷迷糊糊发现了一道晃动于眼前的身影。% T+ X4 f3 V. S! \+ A  
  
　　沈家新建实验室很为机密，平时只有那么几个获得许可之人能自由出入，惊醒的赛莱睁眼瞧到陌生身影，“你是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疑问让陌生的身影迟疑了小会，转身过来才发现是早已回到中国京城的李忠国。2 ~" f" e6 W  O& h5 L; \_  
! U- R( O' S5 ?- ^7 b: d  
　　“是我唐突了，没事先打招呼就进来了。”( b4 f) z\* B  U  
  [" u, x3 [4 B  
　　不好意思的李忠国客气伸出手。\* w3 B) J& C$ |! W  
3 p4 F  g6 `! E) p4 I  
　　赛莱有些瞧不出记忆中的那道脸颊了，当初离开还明明清瘦的模样现在好像变得更强壮了些，“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了，怎么？回到你们国家的首都就连伙食也变好了，身体变得结实了许多啊。”( x5 K1 D6 \9 C, f7 M; \_  
  
　　视乎没有责怪之意，一句半开玩笑让李忠国舔着脸不好意思，“可别折煞我了，我是抽空回来看看，顺便瞧瞧老朋友，对了，沈家大小姐恢复的怎么样了？”  
  N( S. D5 u" w% }; r  
　　赛莱叹气说道：“有了点进展，不过还得多亏你这个中国官员帮忙，我这个外籍闲人才有机会一展身手啊。”  
  
　　“有进展了？”  
  
　　客套之言点到即止，不是他李忠国面子大，而是沈家极力要求，他在一旁顺水推舟而已。0 B8 \_; Y% u. X  B  
  
　　“虽然没能恢复到百分百控制，但一天24小时她能压制住近17个小时了。”  
  
　　有些无力讲着新进展，赛莱再次躺在了靠椅上，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思考，要是能拿到芯片设计图或更进一步的交换身体的仪器又或者仪器设计图，就不会这样没日没夜沉埋于实验室了。# v  G7 @, |5 b2 a5 d  
  
　　李忠国赞许点了点头，沈家大小姐能恢复到如此地步离不开这个外国籍科学家的鼎力帮忙，发现赛莱仅仅短言片刻又满脸深思模样躺在靠椅，关怀询问：“赛莱医师是有什么心事吗？”9 |% `: f2 w5 d7 J8 \_! l7 N  
  
　　“有一个无法想象的思绪，不现实也无法理解，可能我魔怔了。”  
  
　　重新起身的赛莱喝了口咖啡，有些无精打采。1 X: O% ?" s5 x& D. {  
- G% Z% g0 L/ b0 N( d/ ~9 x  
　　李忠国不好直接询问，此刻回到黄江市他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病毒爆发到如今过了大半年时间，国内那些科学精英仍没有破解研制出对应的良药，倘若再次发生如生化危机一样的画面，国家一时之间难以拿出克制手段。& W9 D/ u# G3 X  
, h) z+ J- X4 \( n  
　　“如果有我能帮忙的地方，一定鼎力相助！”  
: z0 f0 ^: K6 o/ `  
　　难言之隐不好启齿，李忠国只好变相作出保证。( }" h7 q$ I8 u  A  
  
　　赛莱没料到李忠国会这样热心肠，脑海那道不成熟的法子缓缓而出，“病毒与交换身体的技术短时三刻难以琢磨研究透彻，最有效的办法是拿到病毒基因第一手资料以及交换身体所用的仪器或设计图，可这些都在你们嘴中那个方宏茂手里。”  
  
　　“对，赛莱医师您说的很对，可眼下方宏茂占据着萧晚秋身体潜逃海外，没有得到所在政府配合，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抓捕啊。”  
  
　　李忠国知道难处并非短暂几言可以描述，当初没有对萧晚秋进行有效控制，便是考虑到了病毒与交换身体技术，尤其是上面得知有许多世界各地的政要、财团企业相继被美国政府变相接收。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我的意思是既然方宏茂能通过在半机械女体内藏着病毒威胁你们，不如我们退一步，用这副半机械女体重新接触方宏茂。”1 H' ~, e. ^! T7 s4 L4 y1 X  
  
　　近半年时间研究让赛莱深知方宏茂手中的那些技术能在世界上掀起很大轰动，这段时间除去恢复沈家大小姐，她一直在秘密研究如何把她的大脑挖出来，从而放入到清除大脑内一切的那个半机械女体内。5 P0 @+ u8 |3 a. A! T\* z  
% B( k$ x7 t3 w3 L! D8 I/ \. S% ~  
　　好像明白了面前这个女科学家的疯狂想法，但谁会不顾自身生命去完成呢？接触病毒和交换身体仪器或设计图，普通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个个都是宝贝，国家政府也不会同意他们牺牲自我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9 D# C\* \& Y& d" L, [" u9 ]3 M. Q; R  
, E) T8 C& c2 B" y  
　　李忠国犯难想了又想，其实他本人很想替国家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可惜他对病毒以及交换身体的那些技术一窍不通。0 ^( q. ]& w9 k8 j) S7 F1 ^  
  
　　“科学就是风险和无私，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觉悟，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研究，可仅凭个人无法完成，我需要你们国家最为顶端且与这方面研究有关的科学家来帮忙。”  
  
　　从PC端抽下这段时间研究成果的U盘，赛莱满脸坚定望着李忠国。  
  
　　“您的意思是.....”  
  
　　总算明白这个女科学家的心思了，她竟然能舍身替一个非母国的国家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李忠国双目有些晶莹。  t1 R- u/ d/ G8 F' I/ B! F  i; o  
: s, a3 I9 e3 S; k  
　　“这个忙你能帮我吗？”8 K, w6 n' g3 \: \_  
% z9 I4 M; \_, O# g  
　　赛莱知道她没有李忠国想的那样伟大，作为妻子她有义务替死去的丈夫手刃仇恨，作为母亲她也有责任去解救出受困的女儿。% B& L5 A6 J6 F6 L2 @& s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我这就回京城。”  
8 w1 j  L$ u4 K+ B0 ]' P\* Y# z5 A  I  
　　接过装有成果的U盘，李忠国头也不回走出实验室。  
  
　　目视消失的身影，赛莱喃喃自语，“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看天意了。”  
! D9 U! G) v- x3 x, E  d6 |; W  
　　人群涌动的十字路口随着每一次的红绿灯闪烁，大量人流相互交错前往各自目的地，刺耳的求救之音在人群安静那刻变得烦躁不安，几个赤身模样的年轻小混混无情踢打着躺在地面上苦苦哀求的老人。0 H# [/ Z, w\* C' u5 E7 y2 L- \  
' E2 g% n, \( ~( G  
　　有胆小者迅速离开是非之地，有好奇着围着吃瓜交流，更有好心者在拨通警视厅电话后，想要阻止几个年轻小混混的无礼，可瞧到他们手中那明晃晃的铁质武器，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附近的警视厅警员闻讯而来，吹响口中口哨，警棍挥舞着迎向小混混跑去，吃瓜的群众顿足欣赏在平静枯燥的日子内难得的热闹，手提着公文包的中川浩泰也不例外。  
9 C9 d2 i\* d; O  
　　此刻回到母国，一是看望年老的双亲，二是替美国政府偷偷拉拢一些可靠的科学家，刚从飞机场下来，马不停蹄坐车来到住所附近，难得的热闹让他停下了脚步。- ]5 F; s  ^% z1 U  
% j8 t+ g0 P; r3 @  
　　好久没有瞧到如此热血的画面了，涉黑混混竟然和几个赶到的警员打得有来有往，想要吆喝的中川浩泰突然感觉脖子上一阵生疼，随即没了知觉躺在了地面。  
  
　　挤出拥挤的人群，蒙面的男人脱掉厚重的手套，来到附近垃圾箱，行凶的利刃随手丢弃，紧接着走入小巷，摘下了蒙面的卡通面具。  
8 \6 \_& R% i( B9 D3 Z  
　　男人继续往小巷走动，口袋内的铃声让人生烦厌恶，仔细观察四周动静，接通手机，熟悉的声音涌出，“你小子是不是快活惯了，国家让你帮忙弄得那些名单你到手了吗？”, }. j0 M5 @' v! w. s% d9 b5 M" |  
  
　　面对责怪，男人不屑调侃笑道：“姓李的你别像个骂街泼妇好不好，如果方宏茂这么容易相信我们，我们会隐忍到如今吗？”  
  
　　电话那边的李忠国瘪嘴冷了冷，“种男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们，从你们离开祖国到现在都一年时间了啊。”  
  
　　“我知道时间有点长，可方宏茂那个家伙很精，若非为国家着想，老子老早就手刃了他了。”  
  
　　异样的自称在长时间隐忍下变作了习惯，除了身体上无法割舍的下流，如今的筱田种男好似无形之中适应了不一样的生活。  
  
　　“你可得忍住了，没有拿到国家需要的东西，一切要隐忍，别为了一点小小牺牲而忘掉国家利益。”  
  
　　叮嘱一样的语气缓缓而出，李忠国在筱田种男懒懒语气中直接被挂断了联系。- o- M6 m6 i% B& ~" b8 {  
5 m. R7 V0 `1 o2 ]5 j  
　　“我去，这小子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还想说有能帮助的人已经前往泰国了....活该，你就活该在一个男人身体里，最好永远变不回来！”  
  
　　赌气一样咒骂，李忠国吹着口哨推开了黄江市国际机场的玻璃门。  
  
　　远在异乡他国的筱田种男在小巷内来回走动，鼓足勇气般再次拿起手机拨通了远在泰国的方宏茂，“主人，您的吩咐完成，现在中川浩泰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9 S) b/ U3 q, {, Q/ ^. l\* Q. b  
　　漫步走在街道上的萧晚秋随意说了句：“我知道了，你尽快赶回泰国。”点掉电话，在几个喽啰一样的下属安排下走入一间颇有规模的酒厅。8 \_9 ^; M7 `, ?8 D\* P5 t  
. ^9 A/ a0 T0 h- n  
　　  
                                                大哥大哥欢迎你9 Z# f9 @/ ?& m& A  
                                                感谢你来我这里0 Y\* Y  I1 I6 ]$ u9 c6 L: b: s  
                                                大哥大哥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o! X/ j3 h- I' H) a; w  
                                                他来了 他来了& G$ f; W( Z. I& y: Q! y  
                                                他脚踏祥云进来了......0 R. d' j" C+ q# L! n  
2 G4 ~# R$ d  A8 [- J  
　　震耳欲聋DJ之音让萧晚秋很回味国内那些熟悉画面，在酒厅内几个相迎管事陪同很快来到独有的VIP座位，还未落座，熟悉的面孔让她差点失声喊了出来。  
  
　　灯光变换的舞厅中心，一道倩影扭动着香艳身躯，诱人奔放的香蒲和那皙白光滑曲线，着魔般吸引在场每一个男人目光。  
  
　　好一个呼之欲出的香玉酥软，好一个若隐若现皙白黝黑诱惑。萧晚秋只觉回到了当日初次相遇的情景，俏眉喜悦之际，发现熟悉的面孔轻轻张开巧而精致的檀口，一股微弱的翠绿气体缓缓而出。  
  
　　“糟了，难道她要释放病毒？”  
. n2 J& k8 ]% T- ?- f4 B  
　　萧晚秋想阻止这一极为风险的行为，可整场充斥在高亢吆喝声压低甚至抵消掉了她的呼声。  
  
　　“我要尽快离开这里！”  
( d- v2 j$ h) x  k0 }9 L& w  
　　起身往出口夺路而跑，舞台中心的倩影跟随上来。5 m8 x1 `) `0 q+ T0 e# Q& w5 I8 W4 h  
( R$ W5 f# Q5 L; L( |- e+ v  
　　“主人，难道你不要你的奴仆曦雨了吗？人家可是大老远从中国偷渡来找你的啊。”  
  
　　赵曦雨雨泪如注，亲昵挽着萧晚秋，见没有答复，一并跟着跑出了酒厅。0 `/ V2 {) \6 S  J, d+ b4 I  
1 \# X9 d3 Y9 k( \& W  
　　“你怎么知道我在泰国，你是怎么从中国政府那跑出来的？”  
; Z+ t: C" I3 O. P/ h\* K# j  
　　满脸疑问的萧晚秋不敢在酒厅附近逗留，随手招呼一辆出租车，拉着赵曦雨坐了上去。  
9 v0 z! h1 K2 w8 w3 \_- K1 u: b% o+ N  
　　一路无言，俩人不敢在出租车上交流有关中国政府的一切，等到了住址，紧闭大门，一众小弟里里外外铁通一般的巡视，萧晚秋松了口气再次询问面前这个半机械奴仆。  
) ?9 R7 h3 `% u9 @, ?% R  
　　“斯蒂芬教授在我体内植入了主人您的一切信息以及基因序列，只要我看了一眼您的足迹，就能很快找到。中国政府那我也不清楚，他们把我关了许久，许多穿着白大褂的人整天用那些可恶的仪器来研究我，有时还没有争取我的同意就从我大脑上切除一小块东西来，直到有一天，无意苏醒的我用火烧掉了可以燃尽的一切，乘着混乱偷偷跑出那个秘密研究基地。”  
\* y- a; r2 ]; F1 b  
　　楚楚可怜说出所有经历，深怕这个主人会不理不顾，甚至丢弃，赵曦雨柔柔抱着萧晚秋，不敢放松般盯着。  
  
　　关于半机械女仆的资料，史蒂芬那副信件有过介绍，可中国秘密研究基地一事，萧晚秋闻所未闻。  
/ A; T7 }# @3 W4 s/ U0 [& Y  
　　中国政府不会让丢尽国家脸面之事让外人知晓，即便暴露也会给出冠冕堂皇解释，萧晚秋真假难分，只好安抚情绪不稳定的赵曦雨，又让人拿来笔记本想从网上寻找蛛丝马迹。9 l- l1 A$ f: h. }2 p  
  
　　一条半个月前的头条新闻赫然映入，原来真有中国秘密基地着火一事，萧晚秋收拾掉怀疑，温柔挽着赵曦雨，“没想到你这个半机械的AL还是一个能自我成长的好东西啊。”  
  
　　“主人您在说什么？曦雨不明白。”9 [3 |9 S+ w6 a+ B: {5 r& Q% i  
  
　　歪着脑袋满脸好奇瞧着萧晚秋，赵曦雨那双大美眸不断游走，好似和那些智能家电随时有死机可能。  
7 ]4 }! z- {- e% P6 G  
　　“没什么，你别运转死机了，现在听我的命令，放松一切。”2 J' s) [9 O+ R6 m; n) ]+ v! M0 l3 e  
, a# e2 b3 V1 {5 q8 H- M- u% k  
　　担心发生意外，萧晚秋开始下达指令，赵曦雨完全照办放松身心。& s( j1 d& F+ {, x\* u  
! j$ q, u\* B! v$ {$ p" \_6 f  
　　萧晚秋叹气望着这般高端产物，“好是好，就是有局限性，要是死机报废了，可没人能修理。”" G/ {: }( a7 Y% c, n  
  w1 n9 ~' m/ j5 I' c( j1 \_  
　　“什么是死机？主人能告诉曦雨吗？”3 d: \( y4 Y  d5 u7 J0 K  
  
　　仍是那副天真好奇的模样，在指令下达后恢复平静的赵曦雨等待着回复。1 h! L2 M7 p% K0 C, Y! ]  
. Q, R3 N" s, S# C3 S, l  
　　没心思考虑一个AL如何像人一样对待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担心甚至害怕的是酒厅有没有发生病毒变异，那些疯狂的酒客有没有受到波及，泰国政府有没有惊动。萧晚秋静默沉思了良久，为了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酒厅病毒感染信息，重新在笔记本上搜索最新的热点新闻。- A2 e6 m+ a7 U% ?, v) H  
  
　　刷新再刷新，刺耳的枪声让人胆战心惊，混乱的现场尖叫撕喊，大量无辜民众四散而逃，全副武装的泰国刑警把事发酒厅围堵成了一个水泄不通的铁桶。\* z: k4 i# i$ M+ `" a  
  
　　没敢继续翻动现场视频报道，泰国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的小国没有统一执行力，军队腐败严重，仅凭地方刑警很难把病毒感染一事强制压下，最后多半可能求助于周边大国。  
  
　　感到了头疼，这个半机械奴仆刚碰面竟闹出这样大动静，就是不知道泰国方面有没有怀疑他了，毕竟他是第一个跑出那个酒厅且无事之人。觉得不能继续呆在泰国，萧晚秋从手机内翻出一张艾贝的全身照，摆在了赵曦雨面前。- n6 Q$ N\* K& ?# v% [& w  
5 c" l2 C9 @/ C/ G  
　　“芭提雅红灯区，找到这个卖淫的婊子，你和她会合后一起去缅甸，会有人来接引你们。”3 F2 R, A+ R5 K9 e% P\* C- \  
  
　　担心短时间难以获得准确身份信息，萧晚秋又把电话联系方式留给赵曦雨，再三交代不要闹出动静，留下发呆半响的半机械奴仆，招呼起一干小弟浩浩荡荡离开了这座让她逗留许久的秘密巢穴。  
  
　　嘈杂震耳的音乐，疯狂痴迷的舞步，沉浸痴迷的人群，妖娆性感火热的年轻女子和各色围绕四周如众星捧月般拥护围堵得疯狂男人，伴随着高亢音乐来到高潮，尖叫之中夹杂着享受的呻吟之音达到沸点。  
; k  N9 x: I# `2 D9 Y  
　　大波浪卷发年轻漂亮女人一身肉色超短包臀连衣裙，精致的五官浓妆抹面，诱人的火焰红唇如闪耀的五色霓虹灯下一抹跳动的精灵，那包裹不住且呼之欲出的酥胸软玉惹人喷火，晃动摇摆的丰臀，修长白皙的美腿深处若隐若现的朦胧黝黑让人遐想连篇。5 a& w\* k3 B/ J7 l& H  
3 I' f. z0 q- Z8 {, W  
　　一个黑色皮肤的男人故意贴身漂亮女人舞动，咸猪手悄然搭在高耸软峰，隔着衣物贪婪游走。火焰一样的精灵娇笑着，尽量贴着黑色皮肤男人让他感受那对让窒息留连忘返的傲然尤物。9 |) `7 R% P4 G  
" i8 Y  E0 {" Q1 g6 [  
　　黑人亲昵亲吻了漂亮女人脸蛋一口，嘴中honey不断，女人如水蛇一样蠕动，用那引以为傲的酥软接下了不菲的“赏赐”。  
  
　　“今晚需要人家来陪您吗？一定会让您满意。”1 g( |  T# u6 O+ Y  
1 \+ k+ n4 \_. T  ^, G) C% T  
　　挺了挺骄傲，香舌对着黑人脸颊舔舐，漂亮女人又挽住他那不安分的手指没入大腿深处。  
0 h, n8 {4 t/ y1 m( ~& F4 `  
　　黑人回味吸食近在咫尺的芬香，没入大腿深处的手指很明显感觉到了黏稠的湿润，可惜佳人有意，但他不能对着一个拥有身孕的女人下手。笑着收回搅动的手指，在女人忘我呻吟中，象征性揉了下那丰满的翘臀，一个香吻，离开了纠缠之地。- t: s( S9 ~9 L1 l  
  
　　飘逸的发丝凌乱贴在冒出汗液的脸颊，拂动发梢抹掉溢出的冷汗，艾贝长叹一声，再次融入到舞动的人群，扭动起来。$ p0 f1 T0 q! |5 g& ]  
' A\* \_+ n3 P$ w  
　　这是她今天第一个顾客，也代表着新一天的开始。  
- Y, ]: m. \_( d! z  
　　为了取得信任，不惜牺牲肉体来接近，一年时间下来，她早已麻木，虽有国家鼎力相助，红灯区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都安排了人手，那些管理不敢逼迫，但方宏茂安插的眼梢使得她不得不适应糜烂放纵。  
  
　　“艾贝？”  
) s" \_, O- @3 d: e, Q  
　　一双女人才有的滑腻白皙手臂搭在了艾贝肩上，回头瞬间本能往后退却了好几步。, k: f8 ~\* E' j/ T1 u# g  
, q& J+ G" w! d) \& X0 m7 W6 L  
　　岁月侵蚀了稚嫩的痕迹，时间使得牵肠挂肚的模样变得成熟，一年时间没见，赵曦雨有点认不出面前这个妩媚诱人的女儿。艾贝紧绷神经，这个一年前在国内闹得风风雨雨的病毒源头怎会来到泰国，重新找上了她。  
  
　　“我是你的妈妈呀，我是你的妈妈赛莱呀。”  
  
　　也难怪一时间能认出彼此，曾经的赛莱大变身，变作了病毒源泉的赵曦雨，而女儿也变得成熟可人，只好表明真实身份，突然瞧到那隆起的大肚，身心沸洋到了极点。  
. a: ?7 p\* D/ q/ {' s, R! Z  
　　公众场合以防闲杂有心之人，不由分说在赵曦雨拉动下，俩女来到了许远的街道另一边的一家私人会所，在老板刻意安排下单独走入包间。私人会所的老板对艾贝来说很熟悉，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国家刻意安排的一处隐蔽联系之地，很少对外营业，一切都为了替国家完成任务而成立。  
  
　　“您真是妈妈？”  
  
　　艾贝放松警惕，再也没有能比见到熟人而兴奋。$ m: Z0 G! @( H2 b% ?& h( \_  
: i1 o: h7 B' A( F3 N  x! B. F  
　　“先别说这些，孩子是谁的？是他的还是外面那些野男人？”  
  
　　母女相见本是喜悦，瞧到那大肚隆起的身段，喜悦早已被愤怒替代。' m& s\* h/ U$ g3 i. [! R  
  
　　“当然是他的了，难道我在您眼内是一个放荡淫乱的女儿吗？”) t& K( y  k7 p  j  
  
　　轻拍赵曦雨手心，她知道那个他代表着谁，为了完成任务，她只能放下羞耻之心去讨好数不尽的男人，为了那些男人不侵犯身体，所以才会与心爱之人产生爱的结晶，只有这样才会打消方宏茂怀疑，当然其中少不了国家鼎力相助。6 B) \. E1 l\* a! Q  
  
　　“那你去刻意讨好那些野男人？”  
  
　　得知真实信息，赵曦雨放心不少，可瞧到女人那副享受模样，打心底又不高兴。\* O2 x0 L\* a2 U/ K( \  |  
# Z% U$ t\* h7 T! z6 s  
　　“没办法啊，方宏茂那家伙很精，要是所有的东西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就不真实了，所以顶多让那些野男人占占便宜了。”/ E& A6 F; R- f& R, r: s, {\* \_  
  
　　努力不能白费，牺牲一点小我去完成国家利益，一年时间下来也想通了。艾贝很高兴能在国外碰见熟人，碰见这副身体原本的生母，国内那段洋溢着母爱的幸福时光，使得她决定把秘密一直掩藏甚至忘掉，因为她不想打击这个对她呵护关爱的女人。  
  
　　“傻孩子，你可不是中国人啊，就为了他舍得牺牲这么大吗？”  
  
　　爱腻抚摸那张百看不腻的脸颊，赵曦雨不再忍心责怪，“这次回泰国，我已经取得了方宏茂信任，你与他随我去缅甸，那里说不定有你们要替中国政府取得的东西。”8 d% @) Z, F1 f; u) b  
& j: u; x" |; M% o) A, r3 h  
　　一年了，整整一年了，艾贝与筱田种男千方百计想要取得方宏茂信任，都没有顺利接近和取得所需，没想到改头换面的赛莱一个照面便获得进展，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洋溢许久没流露出的笑容，艾贝拨通了远在日本的筱田种男，把赛莱那所获得的信息讲述出来。  
8 Y. b% ]5 \_+ s' {1 j0 b  
　　仰光国际机场，一架私人飞机稳稳停在草坪，三人陆续走下，分别接到了萧晚秋电话，筱田种男与艾贝就地停留待命，在仰光国际机场附近临时安排的小木屋住下，赵曦雨则被前来的小车秘密接到了中缅接壤的边境线。/ Z, m' h& {- r; Z7 s. O\* I  
  
　　与萧晚秋碰面已是异日下午，赵曦雨热情挽着跟随来到一个不起眼的类似于临时营地的茂密深林，远远瞧到丧坤那张厌恶的身影，忍住激起的冲突，在主人介绍下伸出了手。  
  
　　“她该不会和你一样都是那样的东西吧？”  
9 }6 y0 T  Z' i  G' A  
　　回想一个星期前在曼谷的那次相聚，那夜俩人都喝多了，再加上大变模样的方宏茂在那不断引诱，结果就稀里糊涂上了床。那夜他尽情玩弄白花花的大奶子，沉浸不可收拾的呻吟呐喊，丧坤使出浑身气力，把俩人共同送到了欲望顶点。: E& v( I/ m$ ?$ t4 |  
5 P: d\* v: d6 K6 J  
　　奶子和骚穴被折磨得不成模样，萧晚秋还在那忘我享受，一口一句好哥哥让丧坤心猿意马，酒醒后才想到这么个娇滴滴大美人的内在是一个比他还要大上许多的男人，恶心得好几天没敢碰女人。3 \_$ M# @6 D3 A& @1 r  
0 R. e- n- B" s# {0 Q  
　　“怎么会呢？她可是货真价实的女人啊，如果你感兴趣我们还可以来个3P嘛，萧妹妹我一定会伺候好你的。”- B( J# i3 J  `% ^( G  
  
　　时间的推移早就让萧晚秋爱上了这副夺来的女体，和男人做爱对现在的她来说根本就是各取所需。  
( F+ P# Q% ?" Y  
　　冷汗直冒的丧坤摇头表示拒绝，“方老哥....萧妹妹你的好意还是留给其他男人吧。”还是不适应改了称呼的叫法，目光又落到漂亮脸蛋的赵曦雨上想了许久。, D2 [6 g1 u$ J- l9 ]  
, t8 F) g: z+ u& m9 x' g  
　　“她真是货真价实的女人？”# C: T8 J; \_+ I) M  L# r3 A  
: e) U, v\* d/ V3 P" v4 [& e6 }& D2 j. @  
　　害怕被欺骗的丧坤想要确认。8 ~) u0 X3 y4 ?; {) x3 O( u" y/ Y  
  
　　“当然，不仅货真价实，而且还拥有你想不到的功能呢。”( b2 t) p% Y3 v, S, Q5 R" n  
  
　　挑逗归挑逗，无关大雅之事没有必要去欺骗合作多年的好友，萧晚秋神神秘秘笑道，“让你脑内的那个沈家大小姐意识出来吧，我要让她好好服务一下坤哥哥。”' a8 L6 q! C& ^6 ]! K9 V  Y" y  
) U4 ^! j2 Q: ~9 M9 s- ]  
　　机械的冒出一个“是”，赵曦雨平静的身体呆愣了小会，重新调整视野，瞧到了熟悉的面孔，“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已经被你折磨够多了。”异样的语气让萧晚秋找不出半点端倪。  
  
　　“折磨？”萧晚秋玩味笑道：“这不是折磨而是让你享受男欢女爱，就算你不愿意也没关系，你根本控制不了这具替你专门定制的身体。”  
  
　　异样的意识还想骂几句这个对她造成莫大伤痛的罪魁祸首，可在接下来的指令之中，满脸妩媚淫荡地缠上了毫无防备的丧坤。" Q; W3 T0 \\* h  
\* W- d" B) |- T3 r  
　　“好哥哥，主人说您是她的好友，那么您也可以尽情玩弄我的身体了。”  
( i: x& t+ w5 i  
　　澎湃的酥胸死死顶在丧坤胸膛，纤细的玉指不停游走男人全身并画着圈圈。  
: w2 ]; v, I9 x- n6 ~  
　　高科技就是高科技，丧坤生平第一次瞧到这般讨人喜欢的尤物，紧紧抱着滑腻香喷喷的柔骨，在抱起来那刻还觉得这个女人的重量甚至比得上一个上百公斤的男人。- v, l) \_0 w; u0 |7 G5 r  
  
　　精心准备的晚饭根本没有心思吃下，随意的几口在趴在双腿间尤物伺候下还给爽哼声给吐出，几个下属不敢目视偷偷掩面发笑，萧晚秋还不忘调侃如他这般的年纪还有如此精力，实在让人钦佩。2 \_- i: v6 M; v+ e  
  
　　饶是见多世面心狠毒辣的丧坤也不禁老脸通红，当面和一个女人做爱，确实大煞风景，可趴附在双腿间的赵曦雨突然起身，浑身赤裸骑在了他裸露出的下体凸起之上。  
( |4 N  k& P7 w. Q" Z  
　　“啊....好爽，主人的好友操的我好爽。”6 o7 r  d& I7 c. L9 k2 W! J% |" K  
2 X5 j6 [% ?7 S\* B+ C0 R$ ^  
　　摇晃的身体紧贴在强忍的身躯，不知廉耻的赵曦雨忘情沉浸。  
2 E: ~1 \_  W, K\* P1 {3 q/ s  
　　丧坤老脸红的厉害，吃力抱起无骨尤物来到了帐篷住址，轻轻放下含媚佳人，关上帐篷出口，趁着浑身炙热，大口喝尽随身带来的瓶中美酒，大喊着压在了赵曦雨身上。) X/ I. X" [: r) V0 E' j  
& C  e3 B/ X/ w  
　　“要我像母狗一样伺候您吗？”- v/ [% V9 B9 D' f& H! I' A  
  
　　春意难耐的赵曦雨挤压胸前的乳肉，在压上身的男人默许之下，香舌舔舐他的全身肌肤。- \_- |# n- j, w" K+ x4 u  
, r3 C3 Q6 h) ^  
　　时机未到不能冒然出手，丧坤的离席让那些下属也没了兴致继续留在原地，萧晚秋独自走入那独有的一栋小木屋，等到帐篷外没有声响，赵曦雨趴在享受的男人身上，“爽了吧，想不想来个死亡之吻？”  
  
　　“死亡之吻？”  
  
　　摸不清言外之意的丧坤只想尽情享受，还想着变着花样的伺候还真是别有滋味。3 c, b, U. e$ D2 u  A: q0 {  
- D6 E1 c& K/ H2 y' W  
　　软软的红唇吻在了不知死活的丧坤嘴上，只感一股难闻的气味入肚，惊吓起身的丧坤推开压在身上的赵曦雨，“你对我做了什么？”惊骇在嘴角最后一次能发出声音那刻，胆寒永远凝固，身体没有半点反应倒在了地面。8 e\* ?7 e& J& b4 |\* g  
  
　　“这样让你死掉确实遗憾了，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2 R& f, ]: ~+ {  
  
　　狠狠踢动毫无知觉的丧坤，赵曦雨悄然打开帐篷，月色之下给准备多时的筱田种男等人发了一个信息。  
  
　　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还有一栋小木屋实在可疑，赵曦雨摸着夜色来到小木屋，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灯火明亮的木屋内空无一人，顿时大惊。  
  
　　“难道让她给跑了？”  
1 Q5 m1 W6 ~. K5 h( A7 [  
　　思考跑掉的可能性，又听到了木屋地下传来刺耳声音，一处隐蔽的角落被顶开木质的掩盖，从中走出了萧晚秋那张熟悉的脸。  
  
　　“我不是让你好好伺候好丧坤吗？你怎么独自跑出来了？”  
' z! K; u+ }7 E: W  b  
　　本能往后退了几步，心中生疑的萧晚秋觉得这样安静的夜晚太诡异，赵曦雨趁着迟疑机会，体内涌出的气体喷了过去。  
  
　　“病毒？”  
  
　　寒意席卷全身，夺路而逃的萧晚秋怎么也想不到最为信任的半机械女仆会出卖，也许在中国那段时间，这个奴仆变作了他人之物。  
  
　　“我的身体内藏埋着三种不同的病毒，早已不是当日那种只知屠戮的冷血机械了。”\* E$ E; [% e+ T  
$ J\* D\* M& ]  U+ q/ l  
　　冷冷盯着挣扎趟地的萧晚秋，等待她的是苏醒也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白痴结果。赵曦雨没有独自走入小木屋地下的隐藏阁楼，几声刺耳枪声中，潜伏在缅甸的中国特勤在李忠国率领下，消灭掉了余下的亡命喽啰。+ d0 ^; b4 O$ ~/ Z  
8 p" K0 x& {8 `, \_1 Q  
　　长达一年时间的抓捕行动顺利收官，黄江市内准备了一个盛大且隐秘的欢迎晚会，晚会上新任市委书记代表中央肯定了此次行动，给有功之人颁发奖章。" a2 n3 L7 G4 w3 z# M2 D- w  
\* K$ R\* c) p8 @, ~' l  
　　热烈掌声充斥在每个参加宴会的人耳中，躲过敬酒时机的李忠国满脸愧疚神色靠近赵曦雨，“赛莱医师实在不好意思，您原本的身体在大概一个星期前发生了意外，恐怕...恐怕您无法重新回到那具身体了。”/ N) ^  j: z% `  
  
　　“什么？我的身体怎么会发生意外？”: }$ }, q9 P\* f# e- \_3 Q) Z  
3 N8 h" K7 Z3 r/ Z: }- J/ s4 Y1 \_3 Z  
　　对于中国政府很信任的赵曦雨（赛莱）没有握住敬酒的杯脚，清脆的落地声引来了许多目光。9 ~$ K/ ?; n+ ~: A2 ~" B  
  
　　“发生什么事了？”6 \7 O& q: ~/ U; [6 L; |2 F/ B+ I  
  
　　不远处的艾贝拉着筱田种男走了过来。  
' F\* n8 J6 Q( \9 G& s( u  
　　“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您原本的身体已经被烧毁了，我们严厉处置了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事发当天就把他给开除了党籍。”眼神不放心面前的女科学家对处理的结果，李忠国咬牙又加了一句，“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可以用故意杀人罪判处那个家伙死罪，毕竟您的身体也是活生活的一条生命啊。”) G5 a- Y' b: Y, ^( s6 b6 O5 c$ }  
  
　　颤抖的赵曦雨在筱田种男俩人搀扶下露出了会意神色，她不是傻子，李忠国的用意虽没有点明，却也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 A  D  T\* W6 U+ v. Y. K1 x; p  
　　“你们是想我永远留在中国，然后替你们效劳才对吧。”! h8 g, ~; |) T4 Q1 O  
! S1 i0 ?  @4 X6 Y8 t- h4 \_( b; I  
　　原身烧毁殆尽，与其不依不饶去争那消失的过去，放眼未来才是一个正常人的选择，赵曦雨明白眼下的处境。( z5 E  w7 E; A3 Y2 i  
  
　　李忠国没敢解释，他知道赵曦雨所言非假，但放任如此人才流失着实可惜，擅作主张安排了一出好戏，只要能留住，就算丢了性命也不可惜。3 @  n! ]- k2 ]3 L2 j  
/ H' j# Z& X1 @8 s- e7 n% A  
　　“妈....姐姐你去干什么？”9 O4 ?% e2 N; }% b# K" K4 g  
1 E\* ^) F3 D; n0 @  
　　视线内的赵曦雨越走越远，关心的艾贝差点喊错，拉着筱田种男紧跟上去。  
9 i9 \' q9 e" Q& y  
　　抹掉额头上的冷汗，李忠国远远自语，“种男，接下来可就全靠你了。”- F& \! ?( a: z  }9 `  
  
　　殷勤的筱田种男开着准备好的小车停在一心想要离开此地的赵曦雨面前，拉开门扶着她坐上座位，偷偷按下了车底那强烈的电磁铁开关。# j( j8 G/ F) ~; L/ J7 |1 i  
  
　　头晕目眩的赵曦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身体软软的使不上力，关心的艾贝询问，筱田种男的答复是一切为了国家利益。$ u4 ]8 Z; d\* f  
  
　　没有什么比国家利益更为有力，尖端的人才哪里都是香馍馍，放任人才流失只有傻子才会那样，李忠国提前知会筱田种男，俩人瞒着艾贝共同策划了好戏。; C6 T5 \_0 r/ x  
" k8 Z' F8 @/ W/ V( \: @( T  
　　暖流被炙热吹散，枯叶迎风拂动，有了可靠的交换身体仪器设计图，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投入，成果只需时间。在推开实验室大门那刻，艾贝那张兴奋的神色被萧晚秋给活生生瞪了回去。  
  
　　“妈....萧姐姐，我和种男来看你了。”  
- s2 U6 A9 P4 i  g0 n  
　　自从获知筱田种男与李忠国合谋，艾贝也不敢直接找上这个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有名基因教授，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却是这般尴尬。  
4 R- ~( G- d# X1 d2 i  E6 c  
　　“我没想到我的女儿会联同外人来坑自己的母亲，这里没有你的萧姐姐，只有萧教授。”' Q5 s/ g  d  n  x  
  
　　冷色已是时间吹淡了内心那股执着，替丈夫手刃仇恨顺利搭救出女儿是萧晚秋（赛莱）的最终梦想，她没想过事成之后何去何从，但被人强行安排一个中国身份，即便是女儿，也没好脾气。5 y7 P; X1 U1 c: \_4 V( D, n; f  
  
　　艾贝不死心还想说些关心得话，从仪器内起身的沈靖雪噗呲笑道：“你们母女还真是一对活冤家，早在许多年前赛莱医师就同意了我的建议，可没想到你们竟然来强硬，换成谁也会不舒服。”  
  
　　筱田种男上前搀扶，“姐你恢复得怎么样了？那个家伙还在影响你吗？”  
) e7 s( R. [9 S; o  
　　“你姐恢复的还不错，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身体前，不好直接用仪器来交换那个强奸犯，又考虑了沈靖薇那副躺在床上许久的植物人身体，你姐死活不愿意。”' t. o% p\* e% h1 s( n) Y4 h5 w  
  
　　萧晚秋冷声抢过话语，手里拿起的记录表不断填写。; g0 y  f7 q  N) @+ O$ d  
  
　　筱田种男疑惑看向沈靖雪，得到的答复是她希望有朝一日那个朝夕相处的亲妹妹也能回来。不由眼角晶莹，揉揉包住了面前的至亲，不争气地滴落许多留有体温的情绪。# R\* c) d/ V- F4 Z  z1 @- {$ C# J  
+ X% P. D\* z\* w% O  
　　“爸妈那有我和小凯，你放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请求萧教授，让你恢复原来的身份。”/ }) N% {- ]3 H# V/ Q  
  
　　起身的沈靖雪轻轻安抚不安情绪的男人，拎着随身包包依依不舍告别了几人，缓缓走向实验室外，“我可是抽空才出来找上萧教授，现在沈邓俩家的生意都很忙，我还得尽快赶回。”( R, Y( R- O( m- S4 Q3 }! [  
$ h/ H+ T6 N) y: K  
　　远远挥动手臂，推开实验室大门的沈靖雪来到了过道的铁架桥，“强奸犯你怎么还不说话？是不是我的惩罚对你来说太过仁慈了？”湿润的双眸挤出得意神色，如今她拥有控制身体的绝对权力，重新回到身体的感觉让她差点忘掉了所遭受的折磨。  
5 T/ e; ?; M2 V2 d/ U  
　　四周无人，也有可能这个秘密实验室一般人没有权限，沈靖雪放开了压制脑海上的那道意识，“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X& t; S3 e: K4 |, m4 ?5 C  
. l3 W2 H' ]5 J% Q7 d  
　　“没有，我对昨夜勾引你丈夫做爱很不满，为什么你不主动非要让我代替你？还有我不是你嘴中的强奸犯，以后别这样称呼了？”  
  
　　上扬的嘴角表达不满，压抑许久的强奸犯意识气得狠狠捏了把胸前的尤物。# h, h8 a$ R" j# o# b  
  
　　沈靖雪享受一样流露呻吟，“说你是强奸犯还委屈你了？”6 v" m8 v: z/ y  
0 e$ g& q! q: j0 b  
　　“我真是不强奸犯，当年我就嫖娼几次，只是每次过后掏出的钱没有得到那些婊子的满意而已，所以她们报警告我了。”  
  
　　诉苦的强奸犯意识有些委屈，他也不清楚强奸犯这个身份怎么就给强行加在了他头上。  
  
　　“以后只要你伺候好我丈夫，我可以允许你每天有一个小时的自主，前提是你得主动勾引我老公做爱。”9 n' D/ c+ d- p! S! C4 S! J0 o  
  
　　羞耻的言语使得沈靖雪俏脸绯红，生意上的繁忙没有时间去顾及家人，有了这个强奸犯的帮助，也能得到更好的休息，不过每次苏醒总感觉精神很充足，身体却很疲惫。  
8 K. f: i+ a  W  
　　脑海内的意识没有吭声，答应下来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欲望，不答应得到的只是沈靖雪百分百压制。  
: y0 S: N& u4 w! |: t0 E9 f  
　　沈靖雪得意的笑道，“还是给你点甜头吧，你以前不是总嫖娼吗，现在我可以主动服务于你，没人的时候我会偷偷自慰给你带来无穷快乐，这样丰厚的报酬你应该很满意吧？”  
% z) e4 T" M  R3 E0 W# z\* P  
　　脑海内那道强奸犯的意思冷哼，“鬼才同意你的建议，我不要....”2 l0 ]- D, L# N! j" u% g( v  
  
　　反抗的呐喊没起作用，因为沈靖雪的手没入到了布料中揉捏起了软玉，突兀的刺激差点让她控制不出大声喊出。  
  
　　“现在知道我是守信用的人了吧，回去之前我会替你买一些情趣用品，要不买一个超大型的阳具，在上班时偷偷来点刺激可以不？”) J4 y" c  }  a" s) W9 B) `# y  
  
　　前进的步伐没有停止，沈靖雪简单收拾放荡的心，满意走向过桥深处。  
0 z- h+ n: g7 ?# K& x; B( Z/ t  
　　送走筱田种男与艾贝已是半夜，孟文耀电话的萧晚秋也懒得接通，自顾懒懒靠在墙壁闭幕养神，突然环绕的双臂松散，隔着衣物抚摸胸前的尤物，嘴角散发诱人的呻吟。# w" R6 L! U0 }  }) J  L  
  
　　“表现很不错，你竟然没让她们看出端倪。”" e& r. h5 c5 P$ X9 M& a  
  
　　不受控制的萧晚秋脱掉身上白色大褂，一身干练黑色OL装映入眼帘，嘴中哼起莫名歌曲，狠狠关闭实验室大门后，开着不菲的小车来到了查封许久的那处住所。  
' W: k& w& v' ~$ u4 }  
　　这些日子一直在销毁有关原萧晚秋（方宏茂）的信息资料，眼下这处住所是最后一个。轻轻从窗户翻过，秘密的通道至今没有被外人发觉，萧晚秋抹黑来到二楼，从衣柜后面的暗隔层中找到了最后一封斯蒂芬与她交往的信封。& a$ c3 O- o7 D5 G\* Y2 N  
  
　　沈靖雪的状况和现在的萧晚秋不同，前者对脑海内的那道强奸犯意识处于绝对压制，后者相反，只有方宏茂对赛莱意识的绝对压制。李忠国的一腔热血本以为是带来欺骗的好意，没想史蒂芬老谋深算，提前做了防备措施。  
  
　　信封内的内容在萧晚秋打开手机屏幕照亮那刻清晰可见，为防止计划有变，史蒂芬在重要成员大脑内做了备份的芯片，只要身体不彻底死掉，意识消失也能在备份芯片的影响下重新组装。  
) z$ l4 t) j1 T) ]6 \7 g( i  
　　类似于电脑系统重装，原有的系统没有遭受破坏前一切安然无恙，意识消失后只要有新的入住者重新注入，芯片内备份意识会激活，从而覆盖注入者的一切，达到死而复生的妙用。  
- c6 R6 ]  j1 b& ^/ m3 |  
　　李忠国擅作主张，合谋筱田种男把白痴掉的萧晚秋（方宏茂）当做了赛莱的新身体，本意留住人才，不想给他人做了嫁衣。  
  
　　冷冷烧掉最后的信封，这个世上再有没有有关方宏茂的一切，萧晚秋忍不住点燃了一根烟，“我以为你会对筱田种男以及你的女儿艾贝说出真相，不想你这样的出乎我的意料很让我吃惊啊。”  
\* o9 z1 s: C/ n! x6 K2 B. ?; V5 a  
　　含在嘴中的香烟下意识抽出，丢在地面无情踩灭，得到控制权的赛莱不屑冷笑，“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想要拿到我的毕生所学，凭你现有的学识只会当做无字天书，大不了鱼死网破。”/ Q, x0 }3 Y6 k& O% `  
3 i% |8 ?! ]& b7 ^( E8 R7 S% B- H  
　　香烟再次从香盒内抽出，拿回控制权的方宏茂再次点燃，“可能你说的对，也许你我终身都会老死在这副身体内，不过时间还很长，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 [& L7 l$ Z0 }# N; y: z  
  
　　对于身体的操控方宏茂有绝对的权限，他可以抹掉赛莱的一切，可一旦抹掉就会原形毕露，只有共存才能获得翻身的可能性。  
  
　　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沉静的夜色，萧晚秋（方宏茂）瘪嘴，“要不今晚你去和孟文耀做爱吧。”\* h! d2 G+ Q; i; |0 [+ V  J  
  
　　赛莱冷哼，“我对那个男人没兴趣，你不是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吗？还是交给你吧。”  
  
　　贪婪深吸一口，烟雾袅袅之际，萧晚秋（方宏茂）丢掉香烟，“这可由不得你，我会在和他做爱时故意让你掌控身体，你胆敢反抗，我就夺回来接受做爱的快感，然后再把控制权给你，让你也享受享受。”  
  
　　扭着猫步的萧晚秋（赛莱）不情不愿走回到了停车所在，拉开门坐上了小车，猛地踩动油门，夜色中留下长长尾气。+ I\* M& D1 |) z" u  
  
　　客厅内掐灭烟头的李忠国感觉听错了一般，“什么？你们现在还不想恢复原来的身份？我没有听错吧？”9 C8 d' l8 r- Y) t4 Q  
  
　　临近的艾贝给他倒了一杯咖啡，“没错，如果我恢复原本身份那现在的萧晚秋怎么办？你不是常说国家利益为大吗？没有意外的话，余生我都会用艾贝的身份活下去。”+ H  a5 O' ?( t9 [\* B/ m, }  h  
$ Q. J% ?8 z$ D3 j; i  
　　“那你呢？”\* k1 k. `6 ~0 N/ ?1 l7 q$ Q  
  
　　望着在屋内收拾行李的筱田种男，李忠国有种不好的预感。" a  |; V" a+ w: H# ^0 L  
6 p# X6 S, d( I' r  
　　“我和艾贝一样，如果恢复身份，那艾贝怎么办？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以前是我担心姐姐，现在她恢复如初我也能安心离开了。”. ^5 {. K! ]- j- T5 R, J0 f  
  
　　停下收拾行李的动作，筱田种男在艾贝的爱心轻吻中，又给他倒了杯咖啡。. Y, b: Y8 v3 A  Q  K5 G0 i2 H  
: f/ d, u' T' y  B8 [5 V; p  
　　“国内有什么不好，值得你们去崇洋媚外？就算不能恢复如初，呆在家里总比外面好吧。”  
  
　　不理解俩人用意，李忠国气得有些发抖。, s9 g) b: P, }& r2 d5 x  
6 g4 t- u6 Y# B& g5 Z  
　　秀恩爱的俩人懒得理会，筱田种男瞧到李忠国楞在原地，笑道：“我们现在的身份都是外国人，呆在国内才会被当做奇怪，我和艾贝会分别回日本和泰国，等孩子生下来，再办理各自的签证以及移民。”# l4 k: C. g: E5 u) W/ H  
  
　　李忠国尴尬扇了自己一脸，“你们瞧瞧我这个笨脑袋，你们说的很有理，你们就放心大胆去生孩子，只要你们想回来我会给你们独有的照顾，移民局那我会给你们安排妥当。”  
5 J# J( G% b7 q1 O. G; P  
　　艾贝远远作出香吻动作，在筱田种男搀扶下拖着收拾妥当的行李打开了紧闭的大门，“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哦，因为你会随时接到我们的结婚请帖。”& l/ ~$ S- c9 @$ L. o. b; p/ w  
  
　　左等右盼，冬雪融化到桃树花落结果，时间的消逝冲淡了彼此的紧密。' r: ]6 n& Y+ U4 J( H4 h  
( A4 {1 y) d. |. Z( W, {% Q& `  
　　芭提雅的商业街上，一年轻貌美妇人领着一个小正太漫步，身后一西装革履的男人紧随其后，从朋友那出来的鸠摩空远远瞧到熟悉身影，“艾贝，是你吗？”9 M: b9 w3 U+ |/ I! ^- K  
\* A: A$ d2 T& p2 c  
　　空旷的街道炙热的烈阳，呼喊惊起妇人抬头寻视，双目对望那一刻，俩人都会心笑了起来。8 |9 i4 x6 b; B3 O8 o9 h  
# \_/ o4 t\* K+ G# i  
　　锣鼓喧天的喜悦让人心旷神怡，许久没见的老友初次现身，李忠国一身唐装喜服格外引人注目，远远打上招呼，这个老小子竟跑来当众奚落埋怨现身的老友这般难请。: U! u; z2 ]: X" w0 p: {4 N! y  
. \' G0 a% M2 z5 z) D9 I  
　　“我们也很想回国啊，可忙于孩子的国籍问题耽误了不少时间。”  
  
　　亲昵依偎在筱田种男怀中的艾贝露出恭喜的笑意。1 `9 Z6 }  ]2 \_9 [4 O\* Q  
  
　　“你们呐，有心的话早就回国了好不好！”  
) S/ F) L4 {. i7 [9 v/ i$ m  
　　象征给了筱田种男一拳，在一道熟悉的声音中众人回头。  
  
　　“艾贝，你们怎么出去了五六年才回来，是不是国内没有你们牵挂的亲人啊。”  
  Q' f; |" A! ~% B6 f/ E0 S  
　　责怪大老远就传入双耳，萧晚秋那精致的五官纵使岁月流逝也不见减少。6 l1 ?- {3 X: s2 ^  
$ ~2 }9 j+ V4 o3 N  
　　“妈....”细如蚊声的错误改为了，“萧姐姐你们也来了。”艾贝热情上前拥抱有着特殊感情的女人。) `- z+ B5 w) C) o  
  
　　“妈妈我们好饿啊，什么时候开席啊？”( \_8 x1 K3 [; R; y  
6 z4 S8 G  X0 ^$ m9 O4 v) V  
　　萧晚秋身后三四个小正太和小萝莉不停抓住她的衣襟晃动。  
  
　　惊讶打量的艾贝把目光落到不知何时羞红俏脸的萧晚秋，“几年没见你怎么生下这么多孩子？”2 o( }8 U3 E7 e% P" r  
  
　　萧晚秋羞得无地自容，暗暗埋怨脑海内那道方宏茂意识，“这可都是你干的好事，当初我就说我对孟文耀不感兴趣，你非要让我主动投怀送抱，现在好了，生了这么多种，以后你养活吧。”  
! \_0 h6 |' t, |$ m  
　　脑海内的方宏茂意识无言以对，他也没想到这些年会弄出如此多小生命出来。  
  
　　尴尬的情景很快被男人们之间的幽默驱除，他们没有如女人那般如水做的感情，简单的招呼，短暂的交流，逗笑的言语，让结婚现场变得更加热闹和喜庆。+ Q$ d9 e7 \2 k, H  
  
　　一辆不菲的豪华小车稳稳停在了结婚现场，当沈靖雪在自己男人的挽住下走出车门，又是一副逗乐画面永远定格在了婚礼现场的摄影师摄下的画面之中。